

## 城市文藝

（埃及）伽馬勒·給塔尼 作  
賽義德·顧德 譯

## 找不著自己

「男人呆在家裡。」

穆罕穆德母親好幾次聽過這話，但她沒想到這話有一天會成為事實，無論這話是她或者別人說的，她沒想到有一天，太陽照樣升起的時候，丈夫不會外出。自從娶了她，從他的家鄉把她帶來以來，他一直陪她到處來來去去，從不休息地工作，即使生病或外國老闆出國時都沒有停止。他掙了足夠的錢，儘管不多，但他們卻一直不用借債，她從未不得已向鄰居借債或是其他什麼。他總按時支付月租。很多次，在月稍或回埃及南方故鄉以前，他都主動去北爾哥瓦那小街向女地主阿特亞特母親繳納月租，按時支付月租與電費是他最重要的事。有錢時，他從不為自己保留什麼，他不花一分錢喝酒吸煙；他從未吸過一支煙，不跟壞人做朋友。他把碰到的所有誘惑，甚至像有些女人企圖用錢和關係誘他結婚等，都馬上告訴妻子。他在市場上班遇見很多不同年齡與社會等級的人——從雜馬力克區的富人，到商業區（莫色克區和刊區）的商人，連阿布迪尼的王宮，有一次還請他修理昂貴的古牆鐘。他們四處找了好久才終於找到他。從那時起，只有他能修那古牆鐘。

那麼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
她不知道。

她不相信任何理由，只好讓別人說服，自己照顧他。

為何現在這樣邪門？他倆在一起走過風風雨雨五十年，他一直都意志高昂，從不怨天尤人，從不讓她和孩子們缺任何東西。如果錢掙得多，他會把她不曾想到的東西如西瓜帶回家，會在他們的小巷買罕見的美國蘋果或栗子或綠色乳皮，在阿塔巴區蔬菜市場最好的屠夫那裡買肉；在侯賽因區買鴿子、鴨子、鵝；在外國老闆推薦的外國商店買甜品。外國老闆看重他，教他很多，甚至回國以前還把自己的商店送給他，教給他所有從不外傳的訣竅，怎麼修理稀有鐘錶，怎麼修理老式帕夏，怎麼修理只有富人與收藏家才有的優質瑞士鐘錶零件，怎麼調整鄉長與宗教學者放在口袋又喜歡展露金鏈的懷錶。

她高高興興地看守商店，商店很小很小，又窄又深，如果他動一動就會碰到牆壁。她不經常去看他也很少陪他，他只是在兒子參軍，向康復部申請證書時，叫她待在商店不要外出，如果有顧客光顧，告訴他一小時後阿和穆德父親就回來；不光如此，她還記下客戶的名字和需要，他回來後，告訴他誰找過他，說了什麼等等。他說道：「你做得很好，我不該擔心你，也不該擔心孩子。」

她很快回答：「噢，阿和穆德父親，安拉保佑你，又給你活幹。」

僅僅想像他會生病，也讓她很害怕；沒有他，她一個人能幹什麼？如果他沒有按時回家，她會非常著急，因為不習慣他晚歸。他一直總是很準時，就像戰爭後很快離開埃及、技術熟練的湯馬斯老闆修好的瑞士鐘錶。這個善良的外國人給阿和穆德父親留下了他的所有：商店、工具，如螺絲刀、很小的手製夾子、戴在眼上能看清五十多齒的放大鏡等等。

每天出門、回家或去附近的侯賽因清真寺

做黎明禮拜時，過路人會按照他的時間調整他們的手錶。她沒想到，有一天他將跪在她的旁邊倒下，沒想到他會一動不動了。最複雜最難的鐘錶他都會修理，卻不能治好他，連她也不能。從他輾轉反側的次數，她知道他的病狀，判斷他是何時生的病；那天早上，他在床上比平時躺得更久，她從窗戶看到他步履緩慢。「他走得很慢。」

他回來很早，她問他是否覺得不舒服，是否疝氣很痛？他不像平時那樣看著她，沒讓她看他的樣子、他的氣色。他低頭不語，躲避她。她只聽到她從沒聽過的低沉的聲音。她的母親總說：「只怕那是我都沒有經歷的痛。」

她擔心一切即將發生。現在她老了，她希望他倆平靜地離開。以前，她常常怕阿和穆德父親生病動不了，但是多年過去了，他都沒有病痛，沒有潰爛，沒有生病，連大夫也不需要。她沒想到，傷害他的東西出現了，她看到這東西，看它作孽，使男人無緣由地動不了，行走緩慢，怕吃飯，睡眠很少。「最難受的是男人呆在家裡。」不知什麼時候她聽過這話，可能是拿斯福哈志\*妻子說的。他生病以後，只好她上市場。拿斯福哈志的病很清楚，癱瘓使他不能管理麵包房，他的妻子代他管理，罵男人，高聲對這個下命令對那個提意見，大家都開始怕她。她不理解阿和穆德父親的病，認為肯定是中了邪。她懇求他說話，搖動他，擁抱他，就像抱她的孩子。

「你對我說吧，說出來吧，我不只是你的妻子和你孩子的母親，我還是你的朋友，你的愛人，也是幫助你的人。」

他抬頭看她時，她顫抖了，大吃一驚。女人看她的丈夫倒下了，受侮辱了，非常難受。他面對她時，漫不經心。他對她說道：「我找不著自

己了。」他看起來神志很含糊，表情很奇怪。她不解：「你怎麼樣，親愛的？」他差點哭起來，重複說道：「我在這工作中找不到自己。」她害怕，怕他瘋了，吃驚道：「阿和穆德父親，過了那麼久，你才發現嗎？」

他哭著說道：「但願我改做別的工作。」

她抱他，輕輕拍他，直到他睡去才放開他。她不敢翻身，生怕驚醒他；聽聽他的輕呼吸，希望講話以後他的呼吸恢復正常。但是，第二天，很驚人的事情發生了：他的手一動不動，好像某一部位凍僵了，好像缺了什麼東西；這手曾修過最複雜最罕見的鐘錶，曾掙了那麼多錢，曾幫他們不必求人。

她考慮：是否該給在約旦當司機的兒子寫信？又寫什麼呢？她的信只會讓他很著急，讓他提前請假。這事肯定是那邪門的目光造成的，或是一個女人施了魔法把他們帶到如此奇怪的境地。他修理鐘錶五十多年以後開始後悔，雖然他的老闆總在穆斯林和埃及節日裡都給他寄來賀卡，但他還是在看見他老闆那天咒罵他，有時他對他老闆說：「噢，湯瑪斯，希望安拉原諒你的錯誤。」

她多次試圖提醒他那外國老闆幫他，在回國以前把商店及工具送給他，但他閉上眼睛，搖動沒病的左手，要她不要講話，不要講鐘錶和商店。他很奇怪，自己居然對迷惘時做的不喜歡的工作緘默了一生。

\*哈志：朝拜聖地的人。

作者簡介：

伽馬勒·給塔尼，1945年生於埃及，在開羅長大。寫了四十多本小說，曾獲多個國際獎項。現任阿拉伯國家最有名的文學報《文學新聞》總編輯。